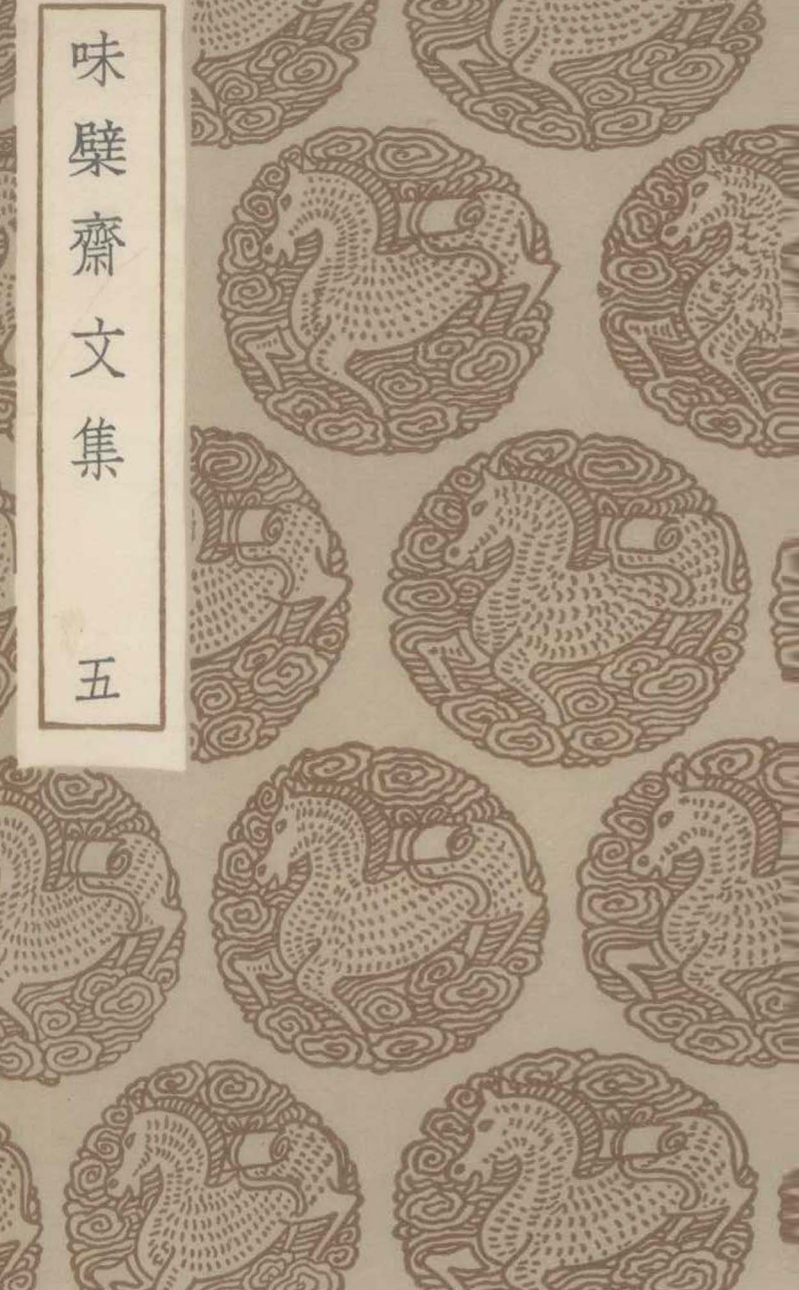


味檄齋文集

五



味腴齋文集

五



集文齋壁味

(五)

著星南趙

味檠齋文集卷五

序

兩漢書選序

余所選古文。自左國以及六朝。示同會諸人。僉謀刻之以公同好。而重其費。或曰。盍以漸乎。曰。便。曰。何先。曰。其兩漢乎。夫文繇兩漢而上之。代高於一代。繇兩漢而下之。代卑於一代。至今之所謂時文。無卑矣。時文不必博學也。遞相剿襲。而青紫可得。自非天性高明有志者。以爲學在於是。往往驕矜鄙陋。此所關於士風世道甚大。至於文體之日壞。不必言也。夫飫肥薰之味者。食太羹而吐棄。習淫哇之音者。聽綠水而不欣。士將立朝。試觀漢人之奏疏。何如哉。若不知其美者。則不可醫也已矣。

嘉祐集選序

隆慶丁卯。先大父爲武功令。余年十八往覲之。康對山公之子康靈壽。時爲諸生。對山狀元之有名者也。靈壽爲余言。先君未第時。常讀嘉祐集得力。余卽覓一帙讀之。不忍釋手。以爲識見之精。文章之妙。無復過老泉者矣。自庚午後。汎覽羣書。原本爲相知。借去不還。以至於今。余七十有二矣。兒清衡以是集請。

余評騭之流覽一過。乃知老泉於聖人之道。概未有覩。其所論五經皆非也。爲文學戰國策士之捭闔從橫。而解悟未徹。如諫論謂龍逢比干無蘇秦張儀之術。及兵家不可用間。皆近於愚。然明論上田樞密諸篇。皆致佳。爲舉業者稍得其機鋒。卽可以爲棘圍之儀秦矣。余因是而知人之宜讀書也。余以讀書不輟。所見乃進於少時。不然。則七十與十八等耳。此孔子所以有後生可畏不足畏之說也。客請刻所選以傳。乃併刻其一二未選者。欲後學知老泉之所造。文章之利病焉。

離騷經訂註序

屈子以神妙殊絕之才。處鬱邑無聊之極。肆爲文章。以聘志蕩懷。出入古今。翱翔雲霧。恍惚杳茫。變化無端。匪常情之攸測。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。實剖泮以來所未有之文也。司馬子長。天才侔於屈子。而憤世疾俗之意。異代一揆。故爲之立傳。敘次其事。纔及數行。不勝愴惘。輒爲論議。又復敘次。未幾復論議焉。且泣且訴。且唱且嘆。子長以前作史者。亦無此體也。要之世有屈子。乃能爲離騷。爲屈子傳。必以子長之文。亦惟子長乃能傳屈子耳。余林居無事。諸生就學。頗集文繹。而值文章極衰之會。操觚者人人好奇。強非其質。每至絕不似物而平正者。又爲有司所斥。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刻之。而於王逸所註。稍加刪改。名曰訂註。使學者人讀萬過。令不思而誦於口。寤寐而悅於心。爲文不模擬而得其似。則亦可以動有司。取青紫矣。蓋人有好異味者。食猴羹而稱雉。彼未嘗食之也。若醢龍以進。則亦必好之矣。彼亦未嘗食之

也。

毛詩類鈔序

余手鈔毛詩者至再。稍有所窺。略取前人註疏。間亦自附一二語。茲復以類相從。首夫婦。次父子。兄弟。君臣。朋友。治道。世運。而以隱逸終焉。用便披涉。無所補益於經也。惟以詩雅頌屬之天子。風屬之列國。關雎。文王之詩也。猶稱風焉。則其未爲天子時詩也。魯國獨無風。齊魯皆文學之邦。豈其齊有詩而魯獨無。顧有頌云。其臣請於周天子而爲之者也。周自東遷之後。且降而爲風矣。而魯獨不然。此殆不可曉也。余所鈔。遂降魯頌於風。或曰。孔子以爲頌而風之。不亦僭乎。夫魯則僭耳。孔子魯人也。故不敢列於風。余於魯何不敢焉。

重刻祥刑要覽序

祥刑要覽。不知誰氏所爲。要之必仁人也。其必天地鬼神之所護佑。其子孫必有興者也。何其重民命之甚。而體人情之周也。夫吾與小民共生天地之間。皆人也。吾見蠹而恐其蜚。見棘而恐其刺。何乃輕以刑加之於民。彼獨非皮膚不痛楚耶。夫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其人姦惡犯法。人共惡之。懲之以刑。善人聞之。無不歡喜。惡人聞之。無不畏懼。此乃無惡於刑耳。乃殘忍之人。不用之以懲惡。而用之以示威。有天性好打者。退食之外。無時不打。又聽訟惟憑己見。不許辯明。每每打人之嘴。甚至常刑之外。百計爲虐。此

其人不仁甚矣。天地鬼神豈有不怒。子孫豈有如人者乎。是書余向見而愛之。今年秋。蔡宏甫以所刻示余。稍爲之評。宏甫增夜間不打一條。余增清晨不打一條。又作祥刑箴一首。輒刻之以徧傳海內之仁人焉。

刻花草粹編序

天地間皆文也。散於星辰、風雨、雷電、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蟲魚。而人耳得之成聲。目得之成色。思之於心。宣之於口。書之於筆。其高者以爲三百篇。其次以爲漢魏。其次以爲唐人之詩。又其次以爲宋詞元曲。皆有與會極則。知其解者。元曲猶三百篇也。而況其上者乎。世所傳花間集、草堂詩餘、朗陵陳晦伯少之。乃取野史小說所載以增益之。名曰花草粹編。卽未可盡然。亦可謂富矣。余司理汝南時。數過晦伯。晦伯頽然長者。平生惟讀書。日辨色起。手一編。至暮卽寢。不燭。專纂輯鉤攷。不甚著作。絕不詩。酒腸甚大。遇敵輒呼巨觥。不爲令。又不喜歌曲。是以所取詞不必工。且有出韻者。今年夏。余流覽一過。稍有所點定。吳昌期見而嫺焉。曰是刻諸朗陵。未廣也。請余序。將令其子貞復之。江南翻刻之。余輒書以付之。今林下多讀書者。或亦有涉乎此以消永日云爾。

教家二書序

人之生。自吮乳擁襁時。飽暖之欲。固已不學而同然矣。及智慮漸開。則利欲漸侈。理義之性。汨沒於其中。

非有教誨以覺寤之。則與禽獸無異。夫教誨覺寤者。必於童蒙之時。此父兄之責也。顧非所望於凡民。則士大夫之責也。世道衰微。士大夫恆不知有理義。其所以教其子弟者。皆飽暖之計。往往讀書爲文章。成士大夫。而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。亦可憐也。而女子爲甚。凡民之家無論已。生於士大夫之家。而不聞理義之言。不幸而所適者又俗人。華衣溲食。或乘魚軒。被象服。得意愈甚。容貌愈妍。而愈爲不幸。何則。享厚而德薄。容美而心醜。則不稱之極也。夫生而爲丈夫者。不得聞理義於父兄。或聞之師友。女子則無從而聞之。如蜚蜋出於糞丸。不知有蘇合之香。豈不甚可憐哉。世所傳三字經。女兒經者。皆不知誰氏所作。一則句短而易讀。一則語淺而易知。殊便於開蒙矣。然所稱引古之聖賢列女。非初學所知。余與吳昌期王義華二君。繙閱羣書。具列其事。而於女兒經仍被以俗語。令人人可解。合而刻之曰。教家二書。昔孔子與子路論成人。豈非以其時鮮成人哉。至語今之成人。首之以見利思義。則世之以飽暖爲人。自春秋已然矣。今天下尤鮮成人。尤鮮賢女子。其敗壞從士大夫始。天地之所生。人自爲人。奈何混於禽獸。有能讀二書而明其所言之意。法其所引之人。即不必爲士大夫可也。即不必博羣書可也。夫爲賢士大夫。豈不有益於天下。而正苦其甘爲不肖而害天下也。博羣書豈不有益於身心。而正苦其不爲身心。徒以求飽暖也。誠欲以爲身心。則此二書者。可以當十三經矣。

高邑縣志序

古者天下用封建。列國皆有史。國裂而爲郡邑。夫邑專國稱。國專史稱。志之所爲稱與史也者。所以述往
 詔來。必不可挈之典也。合而爲史。散而爲志。志也者。史之所取材也。故志不可無也。合則尙要。散則尙詳。
 居郡邑而不知其郡若邑之故。是猶家者不知其家。故志不可無也。今天下尤好文。郡邑幾無無志者。然
 志難。夫志其長吏與士大夫。往往藉以相佞。則又過矣。吾邑故有志。然與無志同。何則。不啻略無論不文。
 邑大夫金公。朞月政舉。乃以志謀之學博章君。稍稍草創。公乃大肆搜討。運以雅筆。始於乙未八月。越明
 年六月告成。於是一邑之事。爛然有第。蓋邑始爲有志矣。大夫屬余爲序。夫史之作何也。爲天下國家慮
 也。志之作也。亦爲郡若邑慮也。其大者若紀天文。非慮干陰陽乎。紀地產。非慮竭物寶乎。紀往行。非慮惜
 法戒乎。紀謠俗。非慮日壞而不可返乎。吾邑卽吾所睹記。二十年之間。事事都殊。往五風十雨。城內有魚
 贏。今旱過於湯。或麥潤卽穀乾。無全稔之年矣。往雖無畜積。汙可無饑。今枵腹者衆。無論簞人。有田者賤
 鬻不售。至訟於官。邑以西地高。尤不能旱。屋椽多爲薪矣。而是時天下皆尙侈。吳越之錦綺。競爲新巧。力
 能稱責者。必服之而後已。婦人皆高冠長衣。從朴求豔。從豔求妖。男子亦往往華其衣履。及一切飲食徵
 逐之費。大抵求一旦之愉快。不暇問明日。邑之人力不能及。視他邑爲儉。然一人一年之費。倍於向時矣。
 又邑小而僻。邇來乃以悍聞。長吏每曰難治。然自閭閻視之。無難也。而上以爲難。故誠難哉。邑之抗敵澆
 漓。見於今日。長人者所以爲吾邑慮。及吾邑之所以自爲慮。亦惟今日不可後也。余林居惰窳。不能設一

詞於志。幸吾邑之得公而志也。乃著公立言之意。以告邑之人。明區區桑梓之念云爾。

聞幽錄序

天下之所以治安者。君子之氣恆伸也。天下之所以危亂者。君子之氣恆鬱也。萬厯壬辰以後。君子之氣漸鬱。至丙辰丁巳而極矣。今上以神聖嗣統。拔耿介而刊妖佞。鬱氣稍伸。而堂廉萬里。論思者不得盡效其忠。代言者不得悉舉其職。於是君子之氣不必皆伸。而近日乃有徐司封之事。司封剛心叡識。毅於棟柱。其爲諸君子以忠鯁廢死者。力求卹錄。尤爲甚厚事。一百十人皆得俞旨。而以薛君采考功年遠爲濫。乞貶官。政府救之不得。冢宰救之不得。余與同僚曹君鄭君救之不得。吏垣及臺中諸君合疏救之不得。此事非干乘輿批逆鱗。不知何以至此。嗟乎。嗟乎。命也。君子之宜退也。同志者相對。優也。喙也而已矣。更何言哉。司封已辭朝。出國門。而天雨晝夜不休。屋溜庭溢。望闕庭而不見。懷往路而躑躅。此亦古今之至鬱也。斯人也。非君子也耶。非剖心折肝爲國家者耶。而乃如此也。嗟乎。嗟乎。今上堯舜也。閭閻九重。幽蔀難以盡通。精誠未至。無能感格。可奈何哉。不見夫近之陳乞者乎。議藩封。撼國本者有卹。受簡珠。市疆土者有卹。此類尙有之。而視社稷綱常爲性命。死而不悔之薛考功。無澤建。若議者何如哉。而慕義無窮。表章枯骨。以勸忠孝之徐司封。有罪。此亦天地之有憾也。或見余之侘傺也。曰。救之而得固佳。卽不得。司封之名章。未爲不佳也。余曰。人臣爲所可爲。如饑食渴飲耳。而偶被摧折。卽榮名歸之。至謂不癡不狂。名不

章。此豈忠臣之用心哉。徐司封之事。一百十人錯愕於地下。有宦君子相顧而無色。夫陰陽互爲消長。陽長則陰駸消。陽消則陰駸長。今天下陰氣駸長矣。是君子道消之徵也。謂宜培之。而更斧之。豈國家之福哉。夫考功諸賢之事。司封曾一一質之於余。燕其疑矣。而乃獨得罪。余何以爲人數哉。聊書此語。以據孤憤於穹蒼。冀聖朝之感悟云爾。

明十二家詩選序

古有之。詩以道性情。天地萬物。莫不有性情焉。端居一室。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者。其惟詩乎。自昔詩人之才。與其所養。懸絕無等。乃其言天地而天地。言鬼神而鬼神。言山川而山川。言草木而草木。言清廟明堂而清廟明堂。言閨閣而閨閣。舉相似也。變化無端。而歸之於溫柔敦厚。舉相似也。故薦揚雄者。以爲似相如。雄之賦。自以艱深勝耳。安得相如之綽約神妙。顧其所相似者。自在也。且既有似也。則亦有適。譬之樂聲。太鉅。太細。太高。太下。太清。太濁。皆爲弗諧。不可聽也。故昔人之詩。有格卑而傳。有淺而傳。有險而傳。則其似與適猶存焉耳。弗似弗適。雖高才博學。弗傳也。懋忠撫晉三年。吏遼民閭。邊境靜謐。乃取我明之詩。徧閱之。取十二家集。託其鄉先生肖山何公。龍池王公。元易張公。選之。而懋忠驚其去取。旣成。左使萬涵臺公梓之以傳。蓋先懋忠而選者。亦有十二家。以唐有十二家詩。云與今姓名頗異。夫唐十二家皆已傳。選之爲易。明詩自北地信陽之外。其傳與否。未有定論也。卽近所稱七子者。人未必盡服。盧杞雄豔

詭特。庶幾雅頌之博徒。不在七子中。則七子者亦未能自爲定論也。懋忠兄弟俱少。而以詩名。三公者又皆以詩名。而參伍去取之。十二子者詩人人殊。而懋忠取之牝牡驪黃之外。卽七子之中。舍其四而取盧柟。其見卓矣。諸子之論。其自茲定乎。懋忠直聲嘉績。鬱爲時棟。非藉著述不朽。而安攘之務。不廢稱詩。信其才之有餘哉。抑亦有所感槩喟憑。而託之以散懷耶。蓋是時懋忠堅求去而不得。余是以竊意之耳。夫人能端居一室。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。則其進退何所不可。是故不徒用世也者。真能用世者也。不徒爲詩也者。真能爲詩者也。惟懋忠有之哉。

上醫本草序

人知大病之不易愈。而不知大病之不易得也。方其邪萌於皮毛之間。而不覺也。至乎腠理。則覺矣。而其無痛楚不爲意。以至入於臟腑。廩於腸胃。而猶有強忍不以語人者。是必欲大病者也。而病安能違之。當此時而後用藥。又欲速效。必不可幾矣。以藥之不效也。曰是不對病。易之不效。又易之。數易而不效。則其所易必有對者矣。是以不對易對者也是以不愈。用藥多。不無損脾胃。脾胃損。則飲食不化。安能用藥。則有付之無可奈何者矣。余何以知之。余自丙辰冬而病。丁巳大病。縣連至於戊午之秋。遂不能用藥。而第取李氏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所載穀蔬肴核之類。擇其有益者用之。隨宜而加損之。忌其無益者。至庚申春夏之間而大愈。乃知飲食之於養生大矣。治之未病。在乎節飲食。余大病之後。猶能不病。而况能

早服乎。語曰：有病不治，常得中醫。非言醫可廢也。養之不善，以至於有病，而後治之，則不能無得失。不若其仍養之也。清心寡欲，而復能節飲食，苟非膏肓之患，皆可浸平。然則治於未病者，其不病可知矣。斯其所得，豈惟中醫而已。卽上醫何加焉。乃稍稍比輯其要，及方之易簡者，名曰上醫本草。其所引諸書，亦間采之，以資虞玩。悵於思慮，未暇被飾厥文也。

大學中庸正說序

論語者，編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。孟子者，孟子之所著也。惟曾子子思之所爲書，以大學中庸名。大學者，言其道之大也。中庸者，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。二書之大旨具矣。初學率苦二書之難通，而尤以中庸爲難。夫大者反易，庸者反難。二賢豈欺我哉。夫道一而已矣。言語文字，則有詳略隱顯之異焉。猶厥之與其旃之與之也。且以二書之首章言之。明德則天命之性也。率之而爲道，不待言矣。新民則修道之教也。慎獨所以誠意而正心也。中和在其中矣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，卽天地位萬物育也。曾有一之弗合者乎。余少時，先大夫命之習淺說。至於今三四十年矣。而世道大變，士皆喜爲異說，欲高出前輩之上。且浸淫於佛老之說，余甚懼焉。命兒輩仍守淺說之學。然往時風氣渾樸，學士家於聖賢之書，僅求通曉，未甚精覈。其解多在廊廡之間，鮮窺突奧。余乃以淺說爲主，參以近日名家之說。會稗折衷，晝夜思索，偶有所得，亦頗有先儒之所未發者。然自謂不害其爲同。他日視之，殆有可以解頤，令兒輩習之，知吾道之滋腴無

窮。無庸求異爲也。

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

余往者以爲學在力行耳。何必講也。世之講學者。皆謂事親宜孝。事長宜弟者也。孰云不宜孝弟者乎。己丑之春。余與楊復所先生同事禮闈。余睹其人似有道者。知其講學。問之曰。何修爲而可爲聖賢乎。先生曰。吾人與聖賢之性無二。何用修爲。余應之曰。譬如世子之生。卽爲侯王。若曰。吾安得此分。神明去之矣。先生曰。得之矣。遂與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學。余於是乃知吾身之大也。爲聖賢若此之易也。若鳥之出於籠。而免觸隅之拘。見宇宙之廓也。欣喜之深。不可爲比。旣而出闈。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書示余。讀之日。與先生談。時過先生。先生他出。則與其老友黎君文塘者談。黎君亦學於近溪先生者也。自是而余讀孔孟之書。乃稍知其旨趣。讀諸子之書。乃能辨其是非。則感楊先生已余狂易之疾。而還其知覺。願以公之同志者。然其人殊難得。余誦習羅先生之書旣久。錄其直截簡易者。張茂倩氏見而好之。屬王義華氏手書鏤板以傳。茂倩命序於余。余向言學不必講。則聖賢之罪人也。夫學不必講也。則夫子曰。修德徙義而改不善。亦足以爲學矣。而必曰講學。何也。講學者。與師友切磋者也。道在天下。古今相傳。彼此相授。不遇其人。雖讀書窮年。不知其解。世之號爲讀書者。語之以爾卽聖賢。皆不敢任。故其自待輕。自待輕則何所不爲。居爲地隱。仕爲國蠹。從此生矣。故孟子當戰國之時。諸侯爭殺人。而孟子闢楊墨不休。斯亦甚闊於

事情。不知人不知學。則謂之無士。無士則無吏。雖虎狼噉盡。不足怪也。得一有道之人。足以救一世之人矣。余以是爲同志者望焉。

聖學啟關臆說序

馮仲好先生。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。此直指龍公之所爲書也。甲寅之夏。直指龍公張公。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。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。蓋千有餘人。越數日。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。余讀之嘆曰。毅哉三公之肩道也。自宋儒倡明道學。而有國家者。遂以經義取士。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具。而不知有道學。高才者攻古文詞。其餘則青紫而已。旣得之。則讀書之事已畢。而學爲吏。其所爲吏。不過簿書期會之間。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。求富貴而已。有談道學者。不曰迂。則曰僞。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。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。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。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。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。歸隱以來。惟以經義授徒。而稍抒其一得之愚。與同志者共商榷之。三公乃能講明聖學。爲多士標的。龍公又以其所解悟。著之爲書。提綱分目。證以先哲之言。其翼往覺來。一何殷篤至此哉。無何而饒陽萬公。將刻之而徵序於余。萬公者。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。余於是益自愧其不肖也。夫聖學者。學爲人而已。人之所以爲人者。以心無邪思。身無苟動。口無妄言。入則爲孝子。悌弟。出則爲信友。仕則爲忠臣良吏。此非求異於人也。僅可爲人耳。否則與禽獸無異。此繇於上無教。下無學。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。夫人誠自循省。吾人也。爲

不善則非人也。非人則禽獸也。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，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貊人，奈何同於禽獸哉？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，而後可以講學。夫聖賢諸儒之書，其中多高遠深奧，淺學者不能測其崖略。而曰：「僅可爲人。」則言之似若太易。然則言語名目，容有高遠深奧，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。孔子之言，多下學之事。子思作中庸，乃始言天命，言性言道。然則天命卽性也，性卽道也，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，道者卽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。人孰無喜怒，孰無哀樂，發而中節，則可以盡性，可以盡道，可以合天。合天僅可以爲人，夫天豈遠乎哉？卽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。是吾之父母也，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，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爲子，知此而講之不已，則知爲人非易，爲聖人非難。學聖人而未至，僅可爲人，不欲爲聖人者，不欲爲人者也。人不欲爲人，而孰能強之？萬公正己愛人，既行其所學於饒陽，而又日之以訓迪諸生，得龍公之書，卽刻之以公諸人人。自茲北方之學者，咸知從事於聖學矣。夫吾自成其爲人，而古聖今賢，申申焉與人言學，又筆之於書，以示天下萬世之人，誠視天下萬世之人，皆吾一體，而欲皆成其爲人也。以吾之所爲人，而厯聖賢之憂，吾乃不欲爲人。孔子曰：「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？」余不敏於龍公之書，無能有所闡明，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，與夫諸公之苦心，願與學者共尊行之，以無愧於爲人，以無負於諸公云爾。

黽記序

天下之亂。亂於容惡。容惡者。寬身保富貴之術也。人皆自容其惡。慮人之不容也。而亦容人之惡。自容而惡愈甚。人人互相容而惡日多。惡人多而善人少。善人必不見容。此孟子所謂率獸食人者也。天下安得不亂。蓋余讀啟新錢先生之黽記。而忖然以懼。已復洒然以快也。其中精微要眇之道。非余之鄙淺所能窺。第觀其所簡身克己者。毫芒之過。不自寬也。幽隱之私。不自匿也。舉世之所謂無傷而諱言。有欲而假託者。不靡迤以自便也。譬之猶醫方然。久病之人。視之一一皆其身之所有。留之不藥。大命將泛。余之謂也。余能無感先生之起我乎。先生之子梅谷侍御。以黽記來。是時夏月。余竟日讀之。固亦有余之所欲言。而先生已言之者。亦有余所不敢言。而先生言之者。先生言之而余乃敢言。孔子之言曰。天下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如是者非一。而轍衰列國。車不停軌。何乃與其言刺謬也。余第以孔子所言。乃學者之事。不可以例大聖人。彼固曰磨而不磷。涅而不緇矣。且非獨此也。聖門之徒三千。皆四海九州之人。所至得一二有志者。與之講學。俾爲善人君子。亦參贊化育之事也。當時隱士中。惟儀封人自知知聖人。自知故隱。知聖人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坐一室而振木鐸。聞者幾人。先生曰。攷史記世家。孔子始以昭公之亂。旣而以季桓子之專。周流列國。蓋非得已。不然。舍宗國而干他人。將以行道。豈其本心。余見未及此也。夫孔子之講學。其徒至於三千。未必皆賢。然以大聖人爲依歸。當亦無甚不肖。後世士大夫里居者。效其所爲。鮮有不橐姦藪。佞。往往操戈入室。故學聖人者。師其意。無飾其迹。守其道。無藉其資。爲其所可能。無擾其